

记忆深处

难忘春季风起时

朝花夕拾

搬进新家

小时候,我最不喜欢的季节是春天。因为老家春季的大风,经常让我们难以应付。

我的老家在大西北,自然条件差,经济落后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老家的人们为了改变贫穷的面貌,纷纷种起了大棚蔬菜。

那时,每家都有个塑料棚,远远望去,田野里都是一片白色。我家的大棚里一开始种的是韭菜,后来种类就多了,有菜花、茄子、西红柿等。

春天,应该是鸟语花香、阳光和煦的时节,可是家乡却经常刮大风,特别是“旋风”。这种风是旋转的,风力大,所到

之处尘土飞扬,经常会把盖大棚的塑料布掀起来。

有一年,考虑到种甜瓜赚的钱多,父亲就买来竹竿、铁丝、塑料布,种了1亩地的甜瓜,想到了年底用卖瓜的钱翻新旧房。过完年,父亲就把大棚搭好了,种上了瓜苗。看着瓜苗长得一天比一天高,父亲禁不住喜笑颜开。到了三四月间,藤上的瓜有拇指大了。一天中午,邻居跑到我家里,慌里慌张地告诉我们:“快去看看,你们的棚被风吹开了。”我们听了,立马赶到了地里。只见被掀开的塑料布在风中飘荡,我们过去拽都拽不住,有

的竹竿也折断了。因为天气冷,瓜秧暴露在外面,全被冻焉了。父亲原先的希望化为泡影,只好把瓜秧拔了,在棚里改种了其他蔬菜。

还有一次,半夜里我已经睡着了,父亲突然把我叫醒,说外面刮风了,让我和他一同去看塑料棚是否有问题。外面冷嗖嗖的,风吹得大棚左右摇摆,我和父亲在棚口压了些砖,然后在地边站了近一个小时,直到风停了才回去。因为着了凉,第二天我的身体就不对劲儿了,发烧咳嗽,父亲赶紧领我到诊所输液治疗。

村里遭此厄运的,不只有

我们一家,几乎每家每户都遇到过。于是,春天里,人们都特别注意天气预报,准备好铁锹,如果哪天有风,就整天守候在大棚旁边。有的人还找来绳子,在大棚上横七竖八地系上几道。

那时,人们一年的收入全靠大棚菜,没有了大棚菜,我们的新衣服买不上,好吃的也吃不上,所以儿时的我并不怎么喜欢春天。

现在情况变了,人们通过无息贷款,建起了日光温室,钢管高架棚基本防住了大风的破坏,人们种菜的积极性更高了,生活也更幸福了。李成林/文

1993年3月,我们家搬进了我们单位新盖的宿舍里。与住了20年的大杂院和以前在农村住的老宅子相比,居住环境有了大大的改善。

搬家那天,有十几位同事、邻居帮忙卸车。大件多人抬,小件则一趟趟来回拿。特别让我感动的是,邻居中有一对60多岁的夫妻,男的是干部,女的是财务人员,他俩早早地等着搬家车辆到来,车来了之后,他俩干活的劲头一点儿也不亚于年轻人。

我们看着新家,哪儿都顺眼。有了独立的卫生间,再也不用跑五六十米去方便了;水龙头一拧,清水哗哗地流,再也不用去几十米外担水了;厨房里洁白的瓷砖、低价买的液化气罐,做饭炒菜,更加方便快捷;客厅有15平方米,来了客人再也不用坐在床头上。以前楼上楼下的梦想,真的变成了现实,我感到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刚搬进新居时,有点儿春寒,厂里就把暖气延长了一个星期。晚饭后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,可以到厂区打篮球、打乒乓球、唱歌、跳舞……

新居,它不仅新在房间结构合理、设施齐全、文体活动的多样性上,更重要的是,它让我享受到了崭新的生活品位。

狄民建/文

用盆“诱”鱼

我的家乡有条美丽的小河,河里有许多鱼虾。小时候,每当春天到来以后,我常和小伙伴到河里捉鱼。捉鱼的方法有好多种,但最令我难忘的是用盆“诱”鱼。

我们通常是找一个脸盆或瓷盆,用细纱布把脸盆蒙上,并用线系紧。之后,在纱布中间剪一个拳头大小的口,然后把香油和麸皮搅拌均匀,置于盆内底部,再把盆放在水流不急、鱼虾较多的水域。由于脸盆上蒙着一层纱布,油和麸皮只有少许从纱布上剪的小口中流出,恰好引诱那些贪

吃的鱼虾。鱼虾嗅到麸皮的香味,纷纷进入盆内。为防止鱼虾从盆中蹦出,可用手把盆口捂住,托上岸来。解开纱布,只见盆内有鲫鱼、泥鳅、小虾和许多小鱼儿。有时一盆可捉到十多条鱼,半晌下来,收获可真不小。

离开家乡已经50多年了,我依然怀念家乡的那条小河,留恋捉鱼时的乐趣。

徐成文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拉练军人住家里

1968年腊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村干部来到我家,对我母亲说:“解放军拉练路过咱这里,要在咱村住几天,你家也安排了几名军人,明天下午他们就到了。”母亲听后,满口答应。

我家后院有两间房子,很久没有住人了。母亲拿上笤帚,叫上我,一块去收拾房间。我们先将房顶、墙壁及炕上打扫干净,又将屋里的东西摆放整齐,最后将后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第二天下午,解放军来了。母亲让我给他们送去两筐柴草,给他们烧炕取暖用。接着,又让我送去了一壶开水。接下

来的日子里,每天都是如此。

第三天早晨,一名军人过来要走了扁担、水桶,不一会儿,他就担着水进来了,将水倒进我家的水缸里。接下来每隔一天,都有人来给我家担水,还把院子、胡同打扫得干干净净,我们全家人都很感动。

第九天黎明前,我隐约听到有人喊:“大娘,我们要走了,把暖壶放在窗台下边了。”然后,脚步声渐渐远去。

天亮后我去后院,院内静悄悄的,顿时,我的心里感到空落落的。

郭美玉/文

图说
我们的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

天津人陈鹤鸣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饭票与粮票



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。回顾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饭票和粮票的故事令人记忆犹新。

1959年,我在北京上大学,前半年粮食不定量,同学们每天的三顿饭,都是围在餐厅的餐桌边上随便就餐。可是,后半年规定就变了,实行每月定量发饭票,同学们需要交饭票买饭菜吃。有不少男同学饭量大、吃得多,每月发的饭票不够用,不到月底饭票用完就着了慌。一些饭量小的女同学,经常主动将节余的饭票支援男同学使用,发扬了团结互助的精神。

粮票是一种购粮凭证,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。退休之前,我在省会一家单位搞宣传工作,出差时经常使用粮票,深知粮票的重要性。那时候,没有粮票寸步难行,出差到什么地方就用什么地方的粮票,因此,我保存了北京、上海、河北等地的300多斤粮票(见图),所以,我现在看到粮票仍然感到很亲切。

现在我们虽然告别了票证时代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,但仍然要倡导“厉行节约,反对浪费”的社会风尚。看到饭店里、小区的垃圾桶中被扔掉的油条、包子、馒头等食品,我就特别反感。

我觉得,每个人都应该树立“节约粮食光荣,浪费粮食可耻”的观念。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。希望浪费粮食的人能深刻反省,合理安排膳食,杜绝攀比浪费。李树林文/图
图为作者收藏的全国各地的粮票。

一块手表

1982年11月,我从邢台巨鹿农村参军,来到河南郑州高射炮兵学校服役。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后,我被分到一个连队炊事班。

到炊事班后,我看到不少战友都戴着手表,他们动不动就看看时间,很方便。可自己没有手表,想知道具体时间还得问他们。我也想一块手表,却没有钱,又不想跟家里要钱,增加家

里的经济负担。于是,我决定用自己的津贴购买手表。那时每月津贴10元钱,自己在连队炊事班也没有什么花销。5个月过去了,我终于积攒够了40元钱,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,戴在手腕上显得格外精神。有了这块手表,我看时间方便多了,特别是上下班、请假外出,更是离不开它。

李朝云/文